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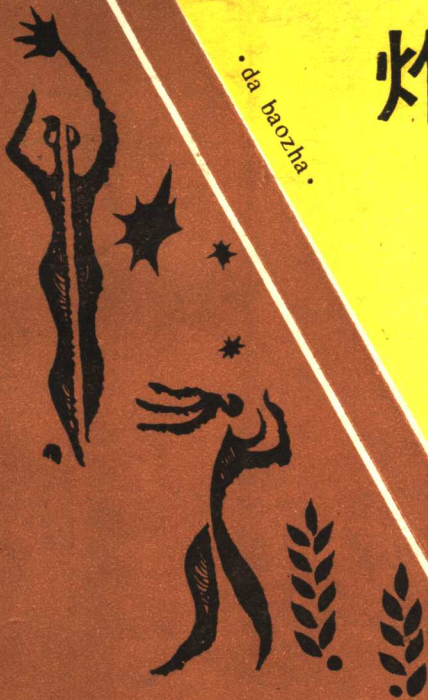
· 贾宏图 ·



· Jia Hongtu ·

大爆炸

· da baozha ·



大爆炸



I25
58-12

大 爆 炸

贾宏图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38年·北京

责任编辑：周树兴

大 爆 炸
贾宏图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印张8.25，插页2，字数，139千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50册

ISBN 7-80041-064-1/G·60

定价：2.20元

编者献辞

将凝聚着无数心血的《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第二辑)奉献给读者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兴奋、欣慰与期望。

将来,无论谁来书写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都不能不赋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段时期以辉煌的文字。

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复兴的历程。伴随这个历程的是新旧体制交替的阵痛,新旧观念更新的蜕变,以及无数仁人志士艰辛的探索和可歌可泣的奋斗!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比历史学家们更早地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感到兴奋!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记者,他们一步入新闻界就赶上了这个历史新时期。如果说 19 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那么,20 世纪便是新闻记者的时代。这批记者活跃在突发事件的现场、重大事件的舞台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记录下新时期的风云变革和各种社会问题,记录下改革大潮中中国人民的开拓与追求。

这种记录是那样艰难。传统的新闻写作格式已容纳不下时代的风云和他们的激情。于是，这批记者调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使真实的新闻报道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富于艺术感染力。他们的作品，以纪实的优势兼有文学的价值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整个社会的注目。所谓“新闻作品枯燥无味，不值得结集出版”的说法，因此而被否定。应该指出，这批新时期的记录者是和历史一同前进，一同成长的——我们深感欣慰！

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记者在改革中涌现出来，以其好的作品加入这套丛书的行列，奉献给现在的读者和未来的读者——我们期待着！

《新时期记者自选丛书》

编辑委员会

1988年春于北京

目 录

米沙的命运	(1)
请你喝下这杯酒	(23)
中国“新议员”	(44)
挑 战	(65)
明月几时有	(94)
大学生问题	(127)
她在丛中笑	(149)
大爆炸	(173)
后 记	(257)

米沙的命运

如果命运朝你胸口打了一拳，你不要后退。无论如何要前进！这才是勇敢。

——奥斯特洛夫斯基

他轻轻地打开木色的卡利西亚牌波兰钢琴，两手在膝盖上摸了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他的手飞上键盘，重重地敲下去。

$\overset{\vee}{\underbrace{3\ 3\ 3}}\ \overset{\vee}{1}\ \overset{\vee}{0} \mid \overset{\vee}{\underbrace{2\ 2\ 2}}\ \overset{\vee}{7}\ \overset{\vee}{0} \mid$ 这雄壮的旋律轰然而起，如江河奔流，如瀑布飞溅。噢，这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此刻，他完全沉浸在这回肠荡气的琴声之中。随着起伏的旋律，他深褐色的卷发在额前划出一条条曲线。他的身体颤动着，他的心颤抖着，他深凹的眼窝里分明汪着晶莹的泪水。

伴着琴声，他——胡泓，一个哈尔滨青年给我唱了一曲神奇的命运交响曲。

A. 1958年明媚的夏日

随着他胖乎乎的小手在钢琴的键盘上调皮地划过最后一串流水般的音响，少年宫剧场里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

他走到台前，右手举过头顶，向观众致以少先队员的敬礼。这时，他一眼看见了坐在观众席上的妈妈——尼古拉乌沙克娃，那位穿着浅蓝色连衣裙的俄罗斯妇女。他好象听妈妈对他说：“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Миша!”(太好了，米沙！)

“快看呀，二毛子！”不知台下哪个孩子喊了起来，引起观众席上的一阵哄笑。小胡泓在笑声中跑下台，他哭了，泪水滴落在胸前的红领巾上。少年宫的老师一再劝他，他还是放弃了下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花儿与少年》，尽管他的小提琴水平高于钢琴。

“妈妈，他们为什么叫我二毛子？”

“米沙，你听妈妈说，二毛子没有什么不好！”

妈妈告诉他，外祖父是来中国东北修铁路的俄国工人，他把自己的三个孩子献给了中国革命。妈妈是解放军四野的护士，爸爸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营长。他们相识在炮火连天的战场，结合在绿色的军营中，而他是伟大民族友好亲善的结晶。

妈妈告诉他，爸爸是个从来不哭的男子汉，他是珠河县（现尚志县）著名的抗日英雄胡大海的儿子。1937年2月，爷爷由于叛徒出卖，被日本鬼子杀害了，而死后不让收尸。11岁的爸爸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他跟着奶奶边要饭边找抗联。当了抗联小战士，每次打仗他总是端着轻机枪冲锋，至今腰里还留着弹片。妈妈说，他在野战医院里是重伤员，可从来没掉过泪，喊过痛。

米沙不哭了，他搂着妈妈的脖子非让她讲爸爸的战斗故事。此刻，他多么想立刻见到爸爸。这时爸爸正在遥远的欧洲。解放后，这位解放军团职干部被党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水电专业，毕业后又被送到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家进行为期三年的学习考察。

妈妈告诉他，昨天晚上，她梦见爸爸回来了，站在窗下的丁香花丛中喊她：“安娜，我回来啦，快让我看看米沙多高了！”今晚，米沙也梦见了爸爸，爸爸走下飞机，向他跑来，一手捧着鲜花，一手拿着一枝小冲锋枪。——那一定是给我买的。他笑了。

B. 1970年严寒的春日

“爸爸，爸爸！”他急切地呼喊，一把推开门。妈妈倚卧在那架破铁床上，身上盖着旧毯子，零乱的白

发披散在她满是泪痕的脸上。他一眼看见桌子正中摆着一个木制的盒子。上面是一朵白色的纸花。

“啊，爸爸，爸爸！”他哭着扑上去，紧紧抱着那个盒子。他象男子汉一样恸哭，他感到大地在脚下摇动了，倾斜了，震撼了。“米沙，你可回来了！”妈妈也哭着和他抱在一起。

他是3月16日在完达山下的兵团连队接到家里电报的。电文写得很清楚：“父病故速归。”可他不相信46岁的爸爸会死！这是使人难以接受的现实，老抗联战士、共产党员、电机专家，死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他想起他和爸爸那最后的一别。那是1968年2月14日，爸爸起得很早，让妈妈装好饭盒。本来研究所已经乱套了，可他每天还是按时上班。他穿上大衣要走了，又转身回到胡泓的床前，把他叫醒，摸摸他的手，亲亲他的脸，告诉他：“外面太乱，别出去，在家看书！”就在这一天，爸爸被抓进监狱。从此，灾难象阴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家庭。昨日相亲的邻里，今天反目为仇，好象只有打碎他家的门窗才能解除对修正主义的愤恨。好象凡是高鼻子卷头发的人都可能是特务。胡泓和姐姐吓得不敢出屋。他们恨不得把自己的鼻子压扁，把卷曲的褐色头发剪光。妈妈一夜之间突然苍老了，她围着大披肩，整夜地坐在窗前，她说爸爸今晚能回来……

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胡泓穿着浅黄色的大衣，钻进了北去的列车。可是，他并没有摆脱厄运，荒原的原始的劳动他并不惧怕。可怕的是他失去了应该得到的信任。他是一个艺术的精灵，13岁时竟能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头拉到尾，而不差一个音符。可现在他却无缘登上连队那用土坯堆起的舞台。他教的学生都上了团里宣传队的“威虎山剧组”，可他还在山下边。师里要成立宣传队，他写了一封长信毛遂自荐，这封信又转到连长手里。他遭到一顿臭训：“你也不搬块豆饼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部队文工团来招兵，他大显身手，放下小提琴，又拉手风琴，接着又唱大号男高音，最后还交上一个剧本和一个舞台布景设计。可惜，胡泓和招兵的人都是空欢喜，他的“档案”令人望而生畏。

他苦闷，多少次跑到连队附近的白桦林，象野狼一样嚎叫，他彷徨，在欢度新年之夜，他竟顶着大烟泡在荒原上游荡……今天，他简直绝望了，他抱着爸爸的骨灰盒哭啊，喊啊！仿佛要渲泄心中的一切忧怨和不平。

“孩子，不要哭了，你爸爸不喜欢你这个样子！”妈妈因为爸爸的死，突然瘫痪了，可她的心是坚强的。因为她曾经是一位革命军人，她象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巴维尔。

琴声，铿锵的琴声，又飞出这间木制的俄式花

园小房。 $\overset{\curvearrowright}{\underset{\nabla}{3}} \overset{\nabla}{3} \overset{\nabla}{3} \mid \overset{\nabla}{1} \overset{\nabla}{0} \mid \overset{\curvearrowright}{\underset{\nabla}{2}} \overset{\nabla}{2} \overset{\nabla}{2} \mid \overset{\nabla}{7} \overset{\nabla}{0} \mid$ 这是贝多芬的
《命运》。

歌声，低沉的歌声，又飞出这间木房雕花的窗口。“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这是列宁最喜欢的《三套车》……

C. 1974 年风雪迷漫的冬夜

这是海拔 3000 多米的青海高原的一个高炮连队。

满脸胡须的新战士胡泓刚刚下岗，他抖落军大衣上的积雪，又使劲跺了跺脚。汽油桶里滋滋燃烧的木样子烤得他暖洋洋的。他毫无倦意地从铺下拿出一本稿纸，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又开始了他的边塞文学生涯。

谁能想到，无情的命运之神，又把他从北大荒带到了青海高原。父亲死后，他滞留在哈尔滨，顶起了破败的家。生活的窘迫，使得他放下提琴和画笔，拿起斧子、刨子以谋生计。起初，他给人家补鞋、磨刀、打洋铁盒，后来又干起木匠活。他干起手艺活来，不比拉提琴逊色，这大概是那位技艺超群的老外公遗传因子在起作用吧！下乡前，他在电子仪器厂当临时工时考取了五级木工。当时他才 16 岁。为了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竟天天不洗脸，整天戴个破帽

子。听说刮脸能长胡子，他一天刮两次。

家境稍有改善，他又拿起了琴。他不信，凭自己艺压群芳，凭自己在哈尔滨业余文艺爱好者中的声望，就考不上专业文艺团体？一次又一次的初试、复试，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表演，他总是过五关斩六将，可一到政审，他又总是“走麦城”。人家说，要当文艺兵，必须走后门。他坐火车跑到西安，去找一位在军队任高职，又走红的亲戚，可人家不愿理睬他。他又自报家门地跑到兰州空军文工团，不要任何待遇地当了一阵子“临时工”，这下子感动了上帝。文工团派出干部三闯关东，到兵团调他，可都碰了壁。第四次，胡泓和部队的同志一起来到了兵团，还请军方的一位要员写了信，可团里管章的还是不开面儿。胡泓绝望地哭了，揪心的哭声终于打动了人家的恻隐之心。他总算摘下了“知青”这项不知是光荣还是耻辱的帽子。

胡泓雄心勃勃要大干一番。连着写了几个剧本，人们却看中了他的高个头，宽肩膀和一手好木匠活，于是他成了舞台美工。他仍然干得很来劲。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不知德彪西怎么得罪了江青之流，上海的“左派”报纸批起了“无标题音乐”。胡泓义愤填膺，拿出要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劲头，为他崇拜的音乐大师当“辩护律师”……同时他还十分狂妄地说：“中国应当有贝多芬，有莎士比亚，鄙人

要当中国的贝多芬和莎士比亚！”还有相当“过激”的话：“不是说百花齐放吗，怎么只有八朵！”于是他被光荣地派到连队，长期深入生活——来到了这青海高原的高炮连。时间不算短，连着在高原上两年没人理睬他；生活也倒相当丰富，馒头蒸不熟，白水每天分半碗，白天端枪站大岗，晚上打扑克谈女人。为了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他不停地写，什么高原战士的风情，可爱的藏族老阿爸……几十万字的稿子写出来了，可找不到读者，只配撰起来当枕头。

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地给战友们朗诵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这是谁写的？”一个小伙子问。

“普希金。”胡泓答。

“啊，肯定是个老毛子，是你舅吧！”

大家笑了。胡泓眼里却闪着泪。

D.1984年金色的秋天

胡泓坐在南岗区人民医院昏暗的放射线科那间小屋里，仿佛浪迹天涯的游子回到了宁静的港湾。

他是在历史转折的1976年复员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的。一下火车，望着那既亲切又生疏的一片片建筑，他竟泪水蒙蒙。这座美丽的城市并没有对

他这多情的儿子表示出热情。他想到文艺团体去重操旧业，可那里容不得一个青海高原的大兵。在区文化馆当了几个月又编又导又演又唱的临时工，可终于被有门子的人挤掉了，尽管那个人连简谱都不识。后来，他被安置到南岗区医院，倒也心安理得，分配他当 X 光医生。这个工作清闲自在。来了病人，他穿上铅背心，关掉灯，透过莹光屏，探视任何一个人的五脏六腑。灯亮了，病人走了，他可以看书，和同事们谈他感兴趣的问题。总算有了可以挣钱吃饭的看家本领。

生活平静如水，他和别人一样成了家。妻子是医院的护士，她对他好，他认为她可亲，他们很快就结合了，又很快有了女儿。奶奶给她起名叫 Bepa（维拉），俄语的意思是信心、信念。而他却愿意称维拉的谐音“月亮”，因为他喜欢月亮的皎洁、清高。他深深地爱着有一双明亮的眼睛，3岁就开始跟他学琴的小女儿——小月亮。

也许是妈妈的死，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这位和中国人民一起饱经忧患的俄罗斯妇女，在人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时，却悄然离去了。妈妈的晚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她读格林的童话，读托尔斯泰的小说，而她最喜欢高尔基。妈妈临终时说的话是：“米沙，给我念念《海燕》吧！”他回答妈妈说：“我不能当一辈子企鹅！”

也许是改革的大潮，把他冲出了宁静的港湾。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到处是催人奋进的消息。改革家纷纷登场，演出一幕幕威武壮丽的活剧。他有一种预感：我们到了人尽其才的时代。他终于按捺不住了，强烈的表现欲使他脱颖而出。从石缝里钻出的小草，也要开出奇花，放出异彩，他要让人们重新认识大米沙的价值。他把突破口选在文学，他的处女作《黑雪地》被《青春》杂志登载在显要位置，这是一篇描写劳改释放人员奇特爱情的故事，歌颂被压抑的人性。而第二篇是描写当代青年爱情生活的，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你自己寻找太阳》，小说的题目好象是胡泓的宣言——他自己要去寻找太阳。

这一年的10月，胡泓出乎意料地脱掉白大褂，辞去了医生的职务。有人说，他要去当大经理，也有人说，他要去当专业作家。令所有人吃惊和失望——他竟办了一个个体家具店。资金是借来的，700元买了一台电刨子和一把小电锯；生产场地是借人家的一个破棚子。他既是店主又是工人，整天穿一身破工作服，头发上粘着刨花和锯沫，手上的血泡变成了厚厚的老茧。

一天，哈尔滨最大的商场秋林公司的家具部，突然人群熙攘。这个城市的公民崇尚高雅家具，可眼前这一套家具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套欧风家具，式样古朴华贵，颜色浓重高雅，最精彩的是家具表面